

# 開封猶太人之今昔（下）

陳瑞璋著  
梁潔芬譯

意籍耶穌會士駱保祿神父（J. P. GOZANI）於一七〇一年及一七〇四年曾二度訪問開封，（註十五）可說是這團體的第一位目擊證人。及至一七〇四年耶穌會在開封設有會院，而駱氏亦被委駐開封，所以他毫不費力地與當地的猶太人及經師建立關係，他們准駱保祿神父自由出入會堂，審視梅瑟五經，甚至可以隨意出入只有經師才能踏足其間、用來存放經典的至聖所。猶太人甚至向他解釋，經盒裏有十二卷軸的經籍，是奉獻給以色列十二支派的，而第十三卷則紀念梅瑟。

## 猶太會堂

在會堂中放有萬歲牌一面，（有人認為這是皇帝御准重建會堂的條件，但其他宗派的教堂，例如台北市郊的天主堂，也放置此等萬歲牌。）一個名叫「梅瑟之座」的講道台，是在舉行儀式和崇拜時，公開誦讀梅瑟五經之處。

在另一個大殿內，有很多香爐，其中最巨型的是為亞伯拉罕的，其他依次是依撒格、雅各伯及其十二個兒子的。據駱保祿神父報導說，這些猶太人仍行割損禮，遵守逾越節和安息日等古例，進食逾越節羔羊以紀念

祖先出埃及過紅海等事跡。這些猶太人欽崇造天地的主宰，稱之曰「天」及「上帝」。他們由原來的十七個姓氏，逐漸減至七姓，即趙、金、石、高、張、艾、李七姓。除了尊奉他們原有的聖人外，他們依漢人習俗也崇奉孔子。

當誦念梅瑟五經時，他們以透明首帕遮面，以紀念梅瑟蒙着頭從山上下來。在駱神父之後，DOMENGE神父於一七七二年及宋君榮神父（GAUBIL）在一七二三年亦曾到訪。把會堂描繪出來的就是DOMENGE神父。DOMENGE神父在開封逗留八個月，曾多次造訪猶太會堂，并察覺猶太人稱其為「禮拜寺」。舉行儀式時，他見不到香爐、祭衣和樂器。只見會眾赤足入堂，戴上一頂藍色瓜皮小帽；在帳棚節上，由一個穿上紅色肩帶的人恭捧梅瑟五經，因此他有機會對這經書作詳細的研究，發現這本聖經是雅各、納特利的東方聖經抄本。整體來說，DOMENGE神父發現他們對希伯來人及正統猶太教義的知識相當貧弱，其中較為博學者，只懂得梅瑟五書中的一些章節而已。他們也自認無知，但以百多年來沒有西域教師東來，以及遺失了讀經片（辭典）為藉口，推卸責任。



供奉在龕內之萬歲牌

## 與傳教士接觸

在 DOMENGE 神父以後，宋君榮神父在一七二三年三月廿三日也與駱保祿神父同行到達開封。（註十六）宋神父曾與兩名被譽為頗有見地的猶太人交談，但宋神父仍嫌他們才疏學淺。他們向宋氏解釋，自己祖先在一千六百五十年前已從西域來華，且出示一本在禮儀中使用的最古老經卷，並且說明這經卷是在萬曆年間（一五七三——一六一九）會堂受祝融損毀後，由一名西域猶太人贈送的。今日存在會堂的經卷都是從這一份經卷抄錄出來的。宋神父報導稱，這裏的猶太人仍舉行割損禮，遵守安息日、逾越節及

其他節日。此處共有一千名猶太人，分屬七個姓氏。弘治碑和正德碑的全文藉宋君榮神父之介紹而在西方流傳。其實，這幾名耶穌會士到開封的動機，在於皈依這批猶太人和認識這個團體。除了這三位耶穌會神父外，至少還有其他十一位天主教神父曾涉足開封接觸這團體。（註十七）其中一名叫羅理基（RODRIGUEE DE FIGUEIREDO）的葡籍神父，當李自成圍攻開封時，自願留下與猶太人一起，但不幸在一六四二年十月九日黃河氾濫中，他與數名猶太人一起溺斃。還有一些簡略的報導，謂伊斯蘭教兵士與猶太人一起，在敵人圍城時協力守衛開封。其中一名叫李耀的猶太人（其名字書於族譜上）其實是清真兵的統領。

上述司鐸都發現一些不很重要零碎資料。在宋君榮神父以後，在華耶穌會神父的活動均受皇帝的肘掣。中國於一八三九年至四九年的鴉片戰爭失敗後，外國人有更大的機會在國內穿插。那時在倫敦設有專向猶太人傳播基督信仰的倫敦差會，其中成員之一勳雅各（JAMES FINN），身為學者，又是一位充滿理想的外交人員，他讀過耶穌會士編輯的「表坊書簡」（LES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1720—1776）他使到差會注意了在開封的猶太人。他根據自己的研究資料而編寫了一本名為「刁筋教」的小書。

一八四四年，勳氏主動與開封的猶太人聯絡。他得知英人利登作寧波副領使時，便希望藉傳教士之助，轉送他致開封猶太人的函件。這函件以希伯來文寫成並有中英文之翻譯。他花了五年時間，藉一名信奉回教、原居開封城猶太會堂半哩外的御林軍鐵定安

之助，才能與開封方面聯絡。鐵定安告知利登有關猶太人的狀況，內容與一七〇〇年代耶穌會士的記錄大同小異，但人口方面祇剩下千餘人。在他們八個家族中，高、石兩姓人氏，雖然人丁單薄，但族中保持完整的禮俗，因為他們不與外族通婚，而其他六個家族都與漢人混雜了；他們甚至將女兒嫁給伊斯蘭教徒。當時，有一封信件是託一位往開封的皮草商帶去；直到一八七〇年，勳氏才收到一封在一八五〇年八月二十日的回信，原來這封信託利登夫人送出，但利夫人却在一八五一年客死廈門。

這封信由一個署名趙念祖的中國猶太人寄發，信中一方面談及一些有趣的事跡，但一方面黯然描述開封猶太人宗教及團體花菓飄零的慘況。

## 花菓飄零

「過去四十或五十年間，我們在傳遞宗教信仰方面，並不完美，雖然經典仍存在，但却無人了解。」一名七十高齡的老嫗，是族中對經典有點了解的唯一人物。「在早晚祈禱時，我們含淚奉香，懇求我們的宗教能再度發揚光大。」會堂裏很久已沒有經師，主要的殿堂，包括洗潔堂及藏經閣，已四壁蕭條，破落不堪了……。趙君企望終有一日能重建會堂，再有經師主持教化。但最有趣的是趙君聲稱他們仍遵守猶太人的節日，例如：構廬節（帳棚節）、逾越節、贖罪節、和猶太新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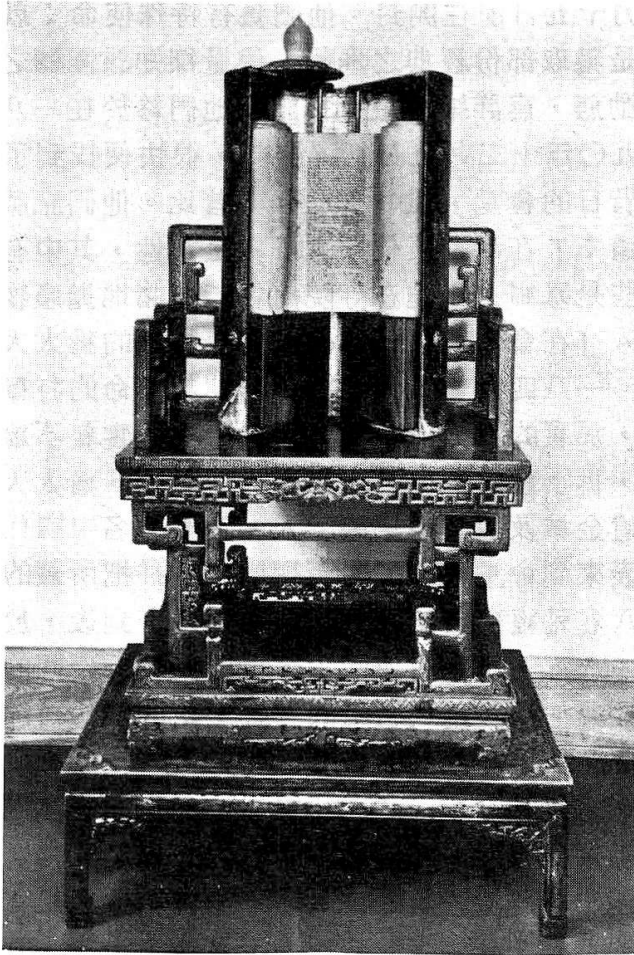
一八九〇年香港聖公會主教史勿夫（G. SMITH）、麥許士博士（W. H. MED-HURST）以及與倫敦差會有連繫的傳教士，籌劃派傳教士到開封；於是蔣榮基及邱天生二人被派為中國代表，於一八五〇年十一

月十五日前往開封。他們負有特殊使命：就是獲取部份經典之卷軸，儘量探知該團體之動態，寫詳細的旅行日記。他們終於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九日抵達開封，很快便找到了昔日的會堂，但會堂已今非昔比。他們記載道：「在寺院裏住的大多數是女性，其中有些是寡婦，她們在寺院前視若無睹地拋廢物。」在會堂裏住了四五家貧無立錫的猶太人。一八四九年黃河氾濫，給開封致命的打擊，那裏的猶太人也不能倖免。他們饑饉不繼，拆下會堂的磚瓦木石以換取食物。猶太人趙金城及趙文魁兄弟二人，帶領二名中國代表來到會堂及藏經的至聖所中，并把所藏的八卷軸經典賣給他們。中國代表得到後，於一八五一年一月返回上海，開始分析帶回的經典。這些確屬古董的寶物，內載部份舊約聖經，這八卷軸的梅瑟五書是書寫在厚紙上，外裹以絲綢，再加上會堂的封印，經本可能來自波斯。八卷軸中有六卷是梅瑟五書，即出谷紀（一及六：1）、出谷紀（三八：21—40）、肋味紀（十九及二十）、戶籍紀（十三及十五）、申命紀（十一：26及十六：17）、申命紀（三十二章），其餘兩卷是祈禱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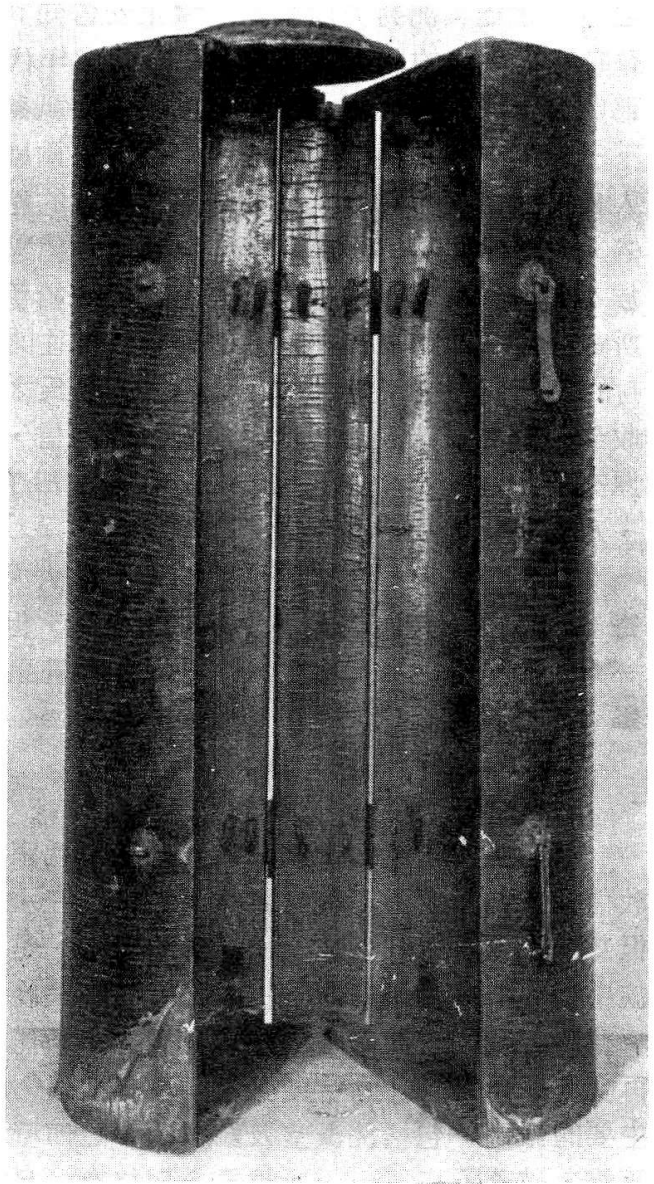
數月後，即一八五一年七月，兩名中國代表重返開封。這次他們不僅帶回更多資料，更帶趙氏兄弟同返，他們的報告描寫當地猶太人生活的情况。據報猶太人仍舉行割損禮，雖然這習俗來源無可稽考。帶回的物品中尚有四十卷希伯來文手抄本、十餘本祈禱冊子、兩本逾越節的禮儀手冊、一本載有十五世紀初至十七世紀末的猶太團體歷史的族譜。

趙金城因教育水準略低，在上海沒有久留就返回故里，其弟文魁原為教師，則終老





a.



b.



c.

- a. 放在「梅瑟之座」上之藏經盒及梅瑟五書卷軸。
- b. 外面塗上漆的藏經盒現存放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館中。
- c. 梅瑟五書經卷上之經文，該經卷現存於倫敦猶太人公會中。

上海，死後安葬於上海猶太公墓。部份由中國代表拿走的經籍抄本送往倫敦差會總部，相傳有一卷經書存於香港傳教會書院的圖書館中。

在宋君榮神父之後，第一位造訪開封的白種人是美籍傳教士丁韞良。丁氏於一八八六年一、二月間離開北京，於二月十七日抵開封，丁氏剛抵埗後，就馬上前往會堂，但使他吃驚的是：會堂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六年間已漸夷為平地，而弘治碑正德碑仍屹立如故。他有幸能與七姓氏族中的六名代表相見，他們承認會堂是他們一手拆毀的，因為他們既乏資重建，又不懂希伯來文，故不遵行崇拜儀式；他們窮途潦倒，要靠出賣拆下會堂之木石瓦片維生。翌日，丁氏又遇到兩名猶太人，他們以找換及沿街販賣糕餅為業。他們之中有人販賣故衣及小工藝品，亦有人當兵。他們告訴丁氏說：他們的團體四散飄零，只有三四百人留下，但這團體既沒有登記，更無機會聚首一堂。豎立在會堂入口處，刻有「一賜樂業」字樣的最後一塊石碑也拆了下來，轉賣給回教徒。最後一名經師於三、四十年前在甘肅去世。自此以後，團體中無人懂得希伯來文，最近猶太人計劃在市集上展示他們的羊皮紙抄經，希望吸引浪跡天涯的猶太人的注意，從而獲得祖先文字的傳授。

## 拯救工作

二十世紀初，在上海的富有猶太人，組織了拯救中國猶太人的協會，但功效不大。一小撮開封猶太人居於上海，但他們大部份對猶太教興趣不大。

一九一〇年加拿大的聖公會在開封建立了傳教站。懷履光主教（BISHOP W. WHITE）在這方面的研究比數位前任主教

所幹的合起來還要多。一九一二年懷主教與當地的猶太人聯絡。當時，那塊曾建會堂的土地亦被挖起出售了，而留下來的只是一座池塘。藉鄰居一名回教徒的協助，猶太人七姓氏族的長者，簽署一份合約，同意將弘治、正德及康熙三石碑，交與加拿大教會，但聲明這交易不牽涉金錢，而唯一條件是將來有朝一日他們重建會堂時，石碑要原璧歸還，且石碑寸步不能離開河南省境。一九一四年會堂土地賣給教會，池塘也填平了，成為運動場。懷履光主教却夢想他日在原址上蓋一座醫院，命名為西乃山醫院。

懷履光主教對這個團體有濃厚的興趣，一九一九年他以「開封猶太人」為主題，召開會議，目的如下：

- (一)使他們互相認識，再行組織他們；
- (二)使他們認識自己的歷史；
- (三)使他們認識聖經及祖先的宗教；
- (四)協助他們與全球信奉同一宗教的信友聯繫；
- (五)昭示他們耶穌基督也是猶太人，就是那位要來拯救世界者。



△部份參加懷履光主教於一九一九年召開會議之猶太長者攝於康熙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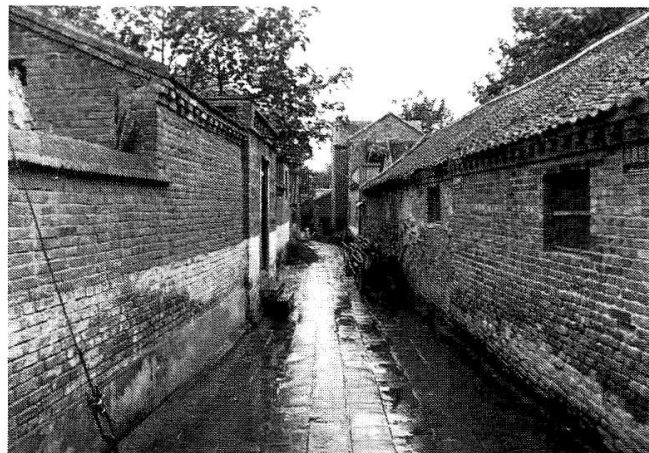
但會議的結果使人失望，參與者寥寥無幾。據懷主教稱：在會議開始的三天，以討論及培養友誼為主，但激發不起他們緬懷光榮的過去，亦喚不起以色列先知性的未來，所以未達到召開會議的目的。有些與會的猶太人，携同「三世書」出席，書上寫有曾祖、祖父母及父母的名字。他們告訴懷主教的都是陳年事跡，無新意可言；但從中得知他們至一六四二年為止，在開封的東門外，有自己的猶太公墓，當猶太人去世，屍身裹以布衣，與漢人之穿絲綢入殮的風俗有異。

一九三二年一名叫布朗（DAVID BROWN）的美籍猶太人到開封，研究當地猶太人的狀況。（註十九），趙、艾、李、石、張五姓的猶太人與布朗會面。布氏詢問他們的需要時，艾氏代表答謂：「我們急需為兒童興建學校，好使他們學習辨認自己的身世，以及與其他中國人有異之處。我們知道自己是數世紀前自遠方而來的猶太人。」與布氏見面的猶太人中，有一位是畫家，一名是郵局職員，另一名姓趙的開設出售茶水糖果的小店舖，另一名姓石的當教師。

## 近况如何

這個像滄海一粟的小團體，自布氏探訪後動態如何？會堂原址有何變化？還有多少會堂在開封呢？其實繼布朗之後，還有數位訪客到過開封，但他們的見聞與懷主教及布朗所得的大同小異，唯一不同者，是整個猶太團體更零落潦倒而已。

有些人雖然抵達開封，但無法覓得猶太人遺跡。根據李諾（RABBI A. LAYNER）經師說，一名加拿大籍猶太人名叫高文教授（RENE GOLDMAN），在開封意外地找到「教經胡同」。高文夫婦於一九五六年



南教經胡同

（攝於一九八三年六月）。

，在開封遇見李氏夫婦，因同行還有一名黨幹部陪同，所以只能作有限度禮貌上的交談。高文告知李氏夫婦，自己也是猶太人，因而獲得李氏夫婦殷勤招待。陪同高文教授的幹部說，在開封仍有二千位未能追溯先祖出處的猶太人。（註二十）

四人幫跨台後，中國大幅度的開放。自一九八〇年以來，至少有六名美籍猶太人造訪開封，其中一名行醫的美籍猶太人基爾（RONALD KAYE）稱，他曾與中國猶太人一起舉行踰越節禮儀。這報導令人興趣倍增，因踰越節禮儀是猶太人家中大小與客人圍在餐桌前，在慶節的氣氛下，將出谷紀事跡作戲劇化的重演；其中有家長與兒童對話的部份，有合唱及朗誦部份。若基爾醫生的報導屬實，筆者要問：國內的猶太人從何處弄來禮儀冊子？

筆者於一九八一年九月到訪開封，抵達會堂原址前，見那潭死水池塘已蕩然無存，代之者是在一九五三年建成的一座醫院，「教經胡同」在歷盡滄桑後依然還在，尚有幾家猶太人住在其中。

開封一名市委名董其實者，其兄與一猶



太女子通婚，他告訴我們，在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普查中，有數百開封猶太人登記，聲稱他們有猶太血統。政府承認他們是與漢人有別的民族，但又不正式承認他們是少數民族的地位。儘管如此，這幹部告知筆者，在文革前，在猶太節日有額外的糧票配給，但最爲突出者，要算他們今日仍然依照猶太人的習慣，從母系中追溯先祖。

中國政府毫無疑問寬容對待這個小團體及他們正遵守的禮規。據報，在新月節及踰越節，他們也享有假期。（註廿一）從筆者與一名姓趙的人的談話中，得知猶太人仍有限度地遵守安息日，例如燃點白蠟燭及停止工作等。石永如君回憶他的父親如何慶祝踰越節，及在秋季所舉行的一個慶節。從他描述的禮儀，可猜測這節日是構廬節。在踰越節日上，石君的父親烤製中國式的無酵餅，並依猶太人獨有的習俗，將鷄血塗於門楣上。

前後刻上弘治碑及正德碑的石塊與刻上康熙碑的石塊，一同儲在開封一座殘破不堪的房子內。（註廿二）筆者欲爲碑石拍照，但爲幹部所阻。顯然，他曉得這些碑石的重要價值。

## 一點呼籲

經過一段頗長的沉寂，「開封猶太人」這個課題，在海外再度引起濃厚的興趣。中國政府在研究這個問題上，無疑已採取寬容的態度。在社會科學戰綫八一年第一期上，金效靜教授寫了一篇短文，文中她對自己身上的猶太血統直言不諱，並指出除開封外，約有二百個猶太團體散居國內。她指出在山西、甘肅、青海、新疆、四川、雲南、東北、江蘇、浙江等地都有猶太人的踪跡，其中

以揚州人數最多。至於與她有猶太血統的親屬則散居北京、上海、南京、成都、昆明、西安、蘭州、洛陽及揚州。

還有更令人鼓舞的是，著名的中國基督教領袖江文漢博士在一九七九年被委任爲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院士，並負責編寫猶太教及基督教在華歷史的工作。近年間，海外對這方面的研究興趣大增。僅在一九八二年，筆者曾在美國、英國及澳洲的報紙上，最少找到七篇由專訪記者訪問開封後的報導文章。似乎他們對這獨特課題上的問題，仍未能作出任何解答，例如：有多少現居開封的猶太人仍聲稱自己有猶太血統？那些仍失散在開封的經籍下落如何？那會堂原址的地契落在何人手上？曾一度落在懷履光主教手上的石氏族譜，現今在什麼地方？

在台灣有一名叫施洪模的猶太人，聲稱他的祖先至少在宋朝以前四百年已經來華，他於一九四五年在杭州發現猶太公墓。去年筆者走訪施君時，他對猶太公墓的地點作詳細的描繪。處理以上有關猶太人的問題，需要動用一組華籍及猶太籍學者的精力。筆者欲響應在西雅圖李頓經師的呼籲，希望中猶學者合作，從事綜合性的研究。

## 附註

- 十五、見 GOZANI J.P. 致 SUAREZ 神父的信見：LETTRES EDIFIANTES 1707 在懷履光主教著的「中國境內猶太人」一書中有英文摘譯。
- 十六、LETTRES EDIFIANTES.  
「表坊書簡」。
- 十七、MICHAEL POLLAK, 見註六。
- 十八、DONALD LESLIE, 見註三。
- 十九、MICHAEL POLLAK. 見註六。

二十、RABBI ANSON LAYTNER

廿一、PARKS, MICHAEL: LOS ANGELES TIMES, 23RD NOVEMBER 1982 AN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8TH FEBRUARY 1983.

廿二、有些訪客以爲這房子是開封博物館，其實開封在一九二九年被鄭州取代作河南省會後，再沒有博物館存在。

## 參考書目

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上海知識出版社，1982。

羅光：利瑪竇傳。台灣光啓社。1960年。

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考」，見於：東方雜誌，1920年17卷567號。

潘光旦：「關於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載於「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三期。

吳澤（編）：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De Vaux, Roland, Ancient Israel, Its Life and Institutions,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1961.

Finn, James, The Orphan Colony of Jews in China, London: Unknown Publisher, 1872.

Gallagher, Louis J.,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eo Ricci, 1583-161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Godeby, Allen H., The Lost Tribes: A Myth, Northern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30; reprinted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 1974.

Grayzel, Solom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8.

Kublin, Hyman, ed., Studies of the Chinese Jews,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ed in 1971.

Leslie, Donald,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Netherland: E.J. Brill, 1972.

Pollak, Michael,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80.

White, W.C., The Chinese Jew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nd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Royal Ontario Museum, 1942; reprinted by Paragon Book Reprinted Corporation, 1967.